

夢 回仲夏

夏夢的
電影和人生

楊子宇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鳴謝

Acknowledgements



回憶此計劃從無到有的過程，若僅憑我一個人的力量，那是連微不足道也談不上的。倘若沒有眾多電影界前輩、學者、夏夢影迷、友人的鼎力相助、關照，還有家人的諒解和支持，恐怕這個計劃，是無法如願完成的。

首先，向夏夢老師和楊潔老師致以最崇高的謝意。衷心感謝兩位前輩撥冗接受採訪，並在 2012 年 10—12 月間參與初稿審閱。審閱期間，尤其感激楊潔老師的積極配合和居中協調，特別是楊潔老師所提供的意見、材料與家庭照片，彌足珍貴。訪談的促成，還要特別向藍女士（中國香港）、潘先生（中國香港）、蒙先生（中國香港）及夏夢老師的熱心友人，表示由衷謝意。

其次，鄭重鳴謝多位電影界前輩：衷心感激李嬾老師（中國香港）和韋偉老師（中國香港）撥冗接受訪問，還要特別向忘年之交翁大哥（中國香港）致以最誠摯的敬意。

接著，向三位傾力協助的摯友致以萬分謝意，他們是電影文物

收藏家、著名影評人兼中國電影史學者方保羅先生（Paul Fonoroff，美國）、電影文物收藏家賴忠苑先生（馬來西亞）和夏夢老師的助理劉韜先生（中國上海）。籌備期間，方保羅先生不僅借出大量夏夢電影劇照與刊物，協助勘校，並為此書寫序；賴忠苑先生則無償借出大量相關期刊、雜誌、照片等材料，使研究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劉韜先生後期全力居中協調，並提供大量珍貴生活原照掃描，使此書圖片質量更高。三位摯友所做的一切，都讓我銘記於心。在這裡，還要鄭重鳴謝中國電影資料館節目策劃沙丹先生（中國北京），撥冗為本書寫序，不勝感激。還要感謝知交老電影達人鄭弘先生（中國湖南）協助勘校、提供寶貴意見，還有知音任志源先生（中國香港）、陳楊先生（中國天津）對照片的篩選和修復處理提供支援。需要特別鳴謝的還有著名導演許鞍華女士（中國香港），撥冗為「回歸影壇」一章提供寶貴意見。部分珍貴照片資料、影像參考資料，還要歸功於勞苦功高的施揚平先生（中國香港）、美國國家電影保護基金會戴維·威爾斯先生（David Wells，美國）、陳夕女士（中國北京）、陳展驥先生（美國）、謝清祥先生（馬來西亞）、林先生（馬來西亞）、洪文基先生（馬來西亞）、楊國秋先生（Gilbert Jong，丹麥）、高風先生（中國河北）、黃國耀先生（馬來西亞）、蔣敏捷先生（中國江蘇）、蔡穎女士（中國上海）的熱心相助。在此也特別鳴謝姜貞博士，她所提供的珍貴意見，使我獲益匪淺。不得不提的，還有蘇濤博士（中國北京）的穿針引線，讓我得以認識姜貞博士，才有今天此書的出版。

最後，感謝這幾位熱心朋友的幫助和鼓勵：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東亞研究學院戴傑銘博士（Dr. Jeremy E. Taylor）、何宗桓先生（中國

北京)、吳岳清先生(中國香港)、舒適先生(中國香港)、林新文
伉儷(馬來西亞)、王紹心先生(馬來西亞)、蔡再安先生(馬來西
亞)、劉鐵良先生(中國遼寧)、Pregha Vizia Balakrisnan(馬來西亞)、
「莫奶奶」(馬來西亞)等。

謹以此書獻給夏夢，向夏夢致敬，向理想年代的所有電影人
致敬。

子 宇



序 一

Preface I



猶記得 2002 年，我收到來自馬來西亞一位年輕人的電郵，雖說素昧平生，但我們有著共同的興趣，那就是對探索上海、香港和荷里活老電影往昔的熱情。他告訴我，他收藏了《長城畫報》——1950—1960 年代一份重要的電影公司官方期刊，還有他想瞭解更多的、有關那個時代和明星的一切。我們通過電郵溝通交流了好些年，一直到近十年後的 2011 年，我們才第一次見面。而子宇也已經從當年萌芽中的愛好者，蛻變為一名對電影史研究深入的業餘學者了。

子宇的背景知識、興趣，還有對《長城畫報》的長期翻閱和研讀，理所當然地讓他聚焦夏夢。夏夢不僅是長城公司最閃亮的明星，更是當年香港左派電影公司中的首席人物。融合了智慧、美貌與社會意識，夏夢可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銀幕上進步女性的典型。她作為演員，成就不凡，後來更一手創辦了「青鳥」。作為一家規模不大的獨立製片公司，在夏夢的影響力和統籌下，「青鳥」出乎意料地製作出香港 1980 年代初最具影響力的作品，殊不簡單。

這本傳記，橫跨一個時代，除涉獵了夏夢在電影角色塑造中的心路歷程和逸事，也聚焦了夏夢在事業上的起伏經歷。相比同時期香港「邵氏」「電懋」的作品，夏夢於1950—1960年代在「長城」「鳳凰」所參與的電影別具一格。除了多出一份1950年代香港進步電影界的社會意識外，夏夢的電影在「南下」的中國電影大師和編劇人才的雕琢下，更是鑲嵌了民國時期上海都市的節奏和氣息。

通過與中國電影史上著名的「作者導演」（特別是李萍倩和朱石麟）合作，夏夢的演藝才華在跨時代的不同角色類型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掘和展示。從處女作《禁婚記》（一部堪稱華語電影史上最精妙的婚姻喜劇）中的楊霞芝，到《王老虎搶親》中的反串角色周文賓，再到《故園春夢》（改編自巴金名著《憩園》）中的萬昭華，她的每一個角色，都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從多方面來說，我認為子宇是撰寫夏夢電影與人生故事的理想人選。作為一名出生於1980年代的年輕一輩，子宇憑著他對電影考古的直覺和熱情，發掘並研究了不少檔案，並為這些材料提供了嶄新的視角。特別是他通曉中英雙語，加上其在馬來西亞成長的背景（東南亞正是當年香港電影的主流市場和基地），使他在研究過程中也把當地主流文獻囊括其中（如新加坡、馬來西亞當地中文、英文報章檔案）。這些資料，幾乎都不曾出現在內地和香港兩地學者的視野裡。

最為幸運的，當屬子宇得以親自採訪夏夢及幾位電影界的前輩們，這使他的研究和筆觸中，平添了一份獨特的個人色彩。在香港老電影文化瀕臨沉寂的今日，子宇的這份心血，不僅僅是對夏夢老師最誠摯的致敬，更為曾經絢爛多彩的「長城」「鳳凰」電影（香港電影文化遺產中重要的一章）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份具有積極意義和價值的參考資料。

方保羅



序 二

Preface II



能夠受邀為小宇兄的著作作序，已經是榮寵備至。而傳記的主人公更是我們最為敬愛的夏夢女士，就更感覺愧不敢當了。回想起來，緣分確實奇妙：小宇是馬來西亞華人，而我生活工作在北京，本是天各一方，但是網絡把我倆以及眾多喜愛華語老電影的年輕朋友匯集在一起。在每日漫無邊際的網絡暢談中，「絕代佳人」夏夢女士又是我們最時常談及的對象，為她的美麗，為她的表演，也為她的智慧。

後來就聽說小宇要親自撰寫一本有關夏夢女士的傳記，當時我感覺這當中難度極大。首先，是影像難尋。夏夢女士主演的四十部電影，其中很多部今天已經無法看到，而存世的作品也大多沒有正規音像出版物。其次，缺乏既有的研究成果支持和系統的檔案資料梳理。雖然近年來，香港和內地均有一批冷戰時期華語電影研究的成果相繼出現，但是對夏夢女士及其所代表的香港左派電影人活動的學術梳理，相對生僻。有關夏夢女士的信息報道也零零散散地見於不同歷史時期的報刊書籍中，蒐集起來那真要花一番苦功夫。再次，寫夏夢女

士的傳記，自然得親自採訪夏夢女士本人，做口述歷史記錄。但我們都知道，夏夢女士非常低調、內斂、喜靜，再加上她已年逾八旬，如何對她採訪，如何從研究作傳的角度甄別、豐富她的表述，是成書的關鍵步驟之一。最後，我也知道小宇並不是專業的電影研究者，而是一位從事計算機工作的職場白領，在繁重忙碌的工作之餘，到底還能有多少精力著書立說，也自然需要打個問號。

然而，經過數年的努力，小宇真的寫成了這本夏夢女士的傳記。今天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呈現在各位讀者面前的，就是有史以來最好、最完整的一本關於夏夢的電影書。當然，這書中十幾萬文字的背後，小宇付出的艱辛是一般人難以體會的：他利用自己有限的閒暇時間，跑遍了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中國內地、香港等很多國家地區，採訪夏夢女士和她的親人、朋友、同事；他在香港蒐集資料時，得到了方保羅先生的諸多幫助，白天看資料，晚上就睡在方保羅先生家的收藏室裡。

去年夏夢女士八十誕辰之際，我在北京的中國電影資料館策劃了一次回顧展，小宇更專門打「飛的」來北京來觀看，也為尋找出版社的事情奔走。這是我倆第一次相見，才知道原來彼此都是年紀相差無幾的「80後」。他興奮地告訴我，終於在大銀幕看到了夏夢的《日出》！在北京的日子裡，我幾次與他相約吃飯，談的大多都是夏夢女士。期間恰逢老影人翁先生來京，得翁先生相助，小宇在其北京房子借住數日。翁先生離京後，為節約經費，小宇在北京過的完全是苦行僧般的流浪生活……

這些事情我都是事後才得知的，內心難免一陣唏噓。我和小宇都欣賞夏夢女士，我可以不計成本地遍尋夏夢女士的文圖資料，

策劃舉辦各種有關夏夢女士的電影放映活動，甚至為得到一張和夏夢女士的合影而沾沾自喜，但這一切都是建立在明知可為而為的基礎上。而小宇的所作所為，在我看來，恰恰是化不可能為可能。所以，這本在字裡行間飽含對夏夢女士無限深情的傳記，最終在一位年輕「80後」、馬來西亞小伙的筆下噴湧出來。回念往昔，夏夢女士作品的影響不僅限於內地香江，也遠至南洋星馬。她的情影則穿越了空間和時間，令不同代際的人為之沉迷傾倒。這麼一想，今天小宇所做的一切也就顯得更加順理成章了。

這本《夢回仲夏》不僅填補了影人傳記的空白，更是尋回了那個理想年代的諸多珍貴記憶，充分證明了即使不在學術體制之內，影迷在民間也能夠做出此等學術性、檔案性和可讀性兼具的著述，另外還有一層文化傳播的意義。2014年5月，在北師大召開的香港電影百年學術研討會上，我做了一個有關夏夢女士的研究報告，引起了在場的台灣藝術大學廖金鳳教授的極大興趣。他會後專門來咨詢我，說在台灣這麼多年，從來都不知道還有夏夢女士這樣一位華語影壇的超級明星，特別想給夏夢女士拍一個紀錄片。由此可見，受到冷戰的影響，兩岸三地形成了某種文化阻隔的遺憾。

我由衷希望這本書的出版，能夠讓各方的讀者朋友，無論是早已知曉夏夢的，還是尚不瞭解她的，都能對她、對她所處的時代，有更深的印象。夏夢女士雖然已至耄耋之年（編者註：夏夢女士已於2016年10月仙逝），但是這本書面世得一點兒都不晚；愛上她，更不晚。

沙 丹

2014年9月於北京小西天

（作者為中國電影資料館節目策劃）

目錄



- 夢縈銀河：演員夏夢 / 003
- 探夢「青鳥」：監製夏夢 / 009
- 觀影夢語：夏夢看電影 / 011
- 夢外瑣記：情感雜談 / 015

序章 盛夏探「夢」 / 001

壹章 從滬到港 (1932—1949) / 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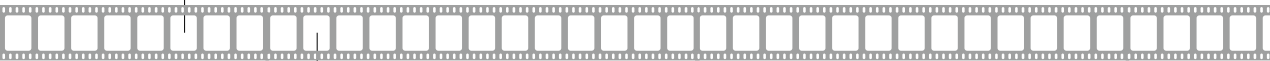
- 上海時代 / 026
- 戲迷之家：夏夢和京劇 / 032
- 南來香港 / 035





- 仲夏之夢：藝名的故事 / 043
- 探索歷程：從《禁婚記》到《白日夢》 / 044
- 古典美人：《孽海花》 / 055
- 大義如姬：《絕代佳人》 / 060
- 拓展戲路：從《都會交響曲》到《不要離開我》 / 067
- 醉舞白露：《日出》 / 074
- 內心角力：《新婚第一夜》和《新寡》 / 078

貳章 演員時代（1950—1956） / 041



章 「長城公主」（1957—1959） / 093

- 京城春夢：1957 / 094
- 回憶中的周恩來 / 099
- 古裝喜劇：《搶新郎》 / 103
- 形象突破：瘋狂喜劇 / 109
- 藝術嘗試：《香閨春情》 / 114
- 「華南影聯」：《豪門夜宴》客串 / 118
- 話劇公演：舞台上的瑞鈺 / 120
- 仙凡之戀：《碧波仙侶》 / 123
- 初嘗編劇：《王老五添丁》 / 126
- 貞節可風：《同命鴛鴦》 / 130
- 加冕獅城：1959 / 133
- 華洋時尚：從《佳人有約》回溯 / 143





- 《王老虎搶親》的故事 / 157
- 《三看御妹劉金定》：拍攝淵源 / 164
- 《雪地情仇》：遺憾的計劃 / 173
- 《我們要結婚》：兒童故事 / 176

肆章 越劇電影歲月（1960—1962） / 155



伍章 急流勇退（1963—1978） / 185

- 度身定製：《故園春夢》 / 186
- 浩劫迎春：《烽火姻緣》 / 192
- 火紅時刻：1966年之行 / 197
- 急流勇退：離開香港 / 201
- 失佚拾遺：沒拍成的作品 / 206
- 置身其外：十二年雜記 / 208





冬去春來：1979「文代會」 / 224

夢縈電影：轉戰幕後 為酬壯志 / 228

浩魄青鳥：《投奔怒海》的攝製 / 2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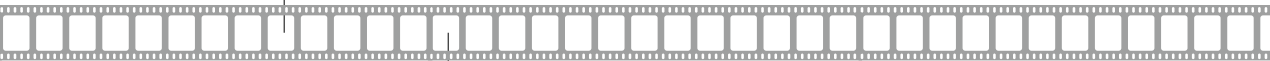
一鳴驚人：《投奔怒海》的成功 / 241

「青鳥」少俠：《自古英雄出少年》 / 245

流年回首：《似水流年》 / 246

「青鳥」遺憾：未了計劃 / 252

陸章 回歸影壇（1979—1987） / 219



柒章 夢留光影（1988—2016） / 257

附錄 夏夢文章四篇 / 271

從影一年 / 272

歐遊雜記 / 294

有趣的「影迷信」 / 310

新年的願望 / 313

後記 兩次訪問小記 / 316



夏夢之美，有口皆碑。「上帝的傑作」，原本乃電影《日出》中張喬治恭維、愛慕陳白露的台詞，卻成了夏夢實至名歸的永恆美譽。高挑身材、扮相宜古宜今之餘，夏夢穿起旗袍，更是國色天香，氣質優雅不凡。她的美麗，按照當代東方佳人的標準，也是一個難以逾越的典範。說到夏夢的美，再紛繁的形容，都只是錦上添花。然而，正是由於夏夢之美，讓人忘了她美貌之外的智慧。也因為是武俠小說大師金庸的夢裡人，夏夢更被賦予太多浪漫傳奇的戲說，至今紛紛擾擾。她對電影事業的執著和藝術魅力反而被忽視。

和夏夢合作《投奔怒海》的著名導演許鞍華曾經說過：夏夢的智慧比她的美貌更出眾。^①

本書試圖通過另一個角度，縱橫中國內地、香港，還有東南亞（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中、英文的文獻史料和檔案，結合客觀歷史背景，補以訪談和求證，整理了夏夢電影生涯的年代脈絡，並倚重於梳理夏夢作為演員（1950—1967）和監製（1979—1985）兩個年代的經歷，



期待文思在感性與理性中得以兼容並蓄，再現夏夢作為一代電影人的藝術歷程。

夢繫銀河：演員夏夢

夏夢於 1950 年夏天簽約長城公司。作為香港「國語」電影界第一位新人，夏夢在長城公司的積極培養下，於 1951 年憑處女作《禁婚記》在香港和海外（新加坡、馬來亞^②）相繼公映後一炮而紅。其後，《孽海花》和《絕代佳人》兩部古裝巨製的成功，則奠定了她作為長城公司首席當家花旦的地位。1957 年 4 月，作為香港左派電影界唯一的演員代表，夏夢到北京領取文化部頒授給《絕代佳人》的優秀影片榮譽獎，同時參加了第二屆中國電影工作者代表大會。^③ 同年歲末，《新寡》相繼在北京、上海、東北等地公映，並大受歡迎，獲得中國內地媒體和評論界的廣泛讚賞。北京之行和《新寡》的成功，成就了夏夢演員生涯的第二個巔峰，而《新寡》至今也是展現夏夢演技的最富代表性的作品。

在 1957 到 1958 年間，夏夢分別入選香港《華僑日報》第一、第二屆香港「國語片」十大明星。^④ 1959 年末，包括夏夢在內的「長城」六大明星受邀訪問新加坡，當地媒體冠以夏夢「大公主」的美譽^⑤；同時《長城畫報》舉辦的香港十大「國語片」明星選舉中，夏夢名列第一。^⑥ 「長城大公主」一說由此而來。1961 年，夏夢當選香港十大賣座明星^⑦，同年在由澳門的《澳門日報》舉辦的香港十大明星選舉中高居榜首^⑧。而最讓人津津樂道的，當屬夏夢在 1960—1965 年間相繼主演了《王老虎搶親》《三看御妹劉金定》《金枝玉葉》《烽火姻緣》等四部與上海越劇界合作的戲曲片。這些影片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成就了其演員生涯中





1954年夏夢與李萍倩合影



1959年鳳凰公司春茗，夏夢向朱石麟（中）敬酒，背後為鳳凰製片主任龍凌。

的另一類經典形象。

夏夢是長城公司的合約演員，1956年正式被借聘到鳳凰公司拍片。而那個年代，製片廠制度下的電影製作，一般都由導演選擇合適的劇本，然後和屬意的演員洽談。但是，自打奠定了其影壇地位後，夏夢成為少見的可以選擇導演和劇本的演員，這是當年「長城」給予夏夢的「自主權」^⑨。

從一系列夏夢完成、未完成的作品中觀察，夏夢屬意的導演無疑是李萍倩和朱石麟。而朱石麟的劇本，似乎又是夏夢的首選。談到李萍倩和朱石麟的風格時，夏夢曾表示：

李萍倩比較明快，朱石麟則比較細膩，不太一樣。李萍倩比較喜歡用短鏡，而朱石麟則愛用推、拉，出來的效果也不一樣。推拉就是要慢一點，主要表達內心感情，李導演會讓你自由發揮，而朱導演則有他的想法，他希望演員按照他的想法來表達，兩個都很疼我呢！^⑩

雖然「長城」和「鳳凰」的正式合作始於1956年初拍攝的《新婚第一夜》和《新寡》^⑪，但是早在1952年末開拍《花花世界》時，「長城」便已和朱石麟有了初步合作——劇本出自朱石麟之手。而1953年末開拍的《姐妹曲》，朱石麟更是第一次跨刀為「長城」編導。此外，夏夢曾主動找來福建傳統莆仙戲《團圓之後》的劇本，請朱石麟改編並導演了影片《同命鴛鴦》；時任文化部部長夏衍也為夏夢度身定造了《故園春夢》，並請來朱石麟導演。除了與「鳳凰」合作，夏夢還破例為龍馬公司拍攝了《香閨春情》（又名《關在屋子裡的人》）。此前，「龍馬」因費穆逝世已停產多年，導演兼經理人費魯伊是第一次掌鏡。而其電影



風格，又是實驗性的藝術作品。這個選擇，或許也反映了夏夢的另一番藝術旨趣。

此番通過多邊訪問得知，夏夢對自己的作品尚有部分指定的合作團隊。攝影師中，夏夢屬意董克毅父子或蔣錫偉；在造型和化妝上，早在1930年代業已成名於上海電影界的化妝大師宋小江，正是夏夢的不二人選；而談到服裝和造型設計，戲裡戲外，同事兼摯友馮琳無疑是夏夢最親密的夥伴。很多時候，夏夢作品裡的時尚造型和旗袍樣式，也都有夏夢自己的心血和巧思。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夏夢對自己電影形象經營的嚴謹和用心。

夏夢電影事業上的顯著變化發生在1964年。中國內地當時的政治氣候，已經對夏夢構成了直接影響。這可以通過夏夢的拍攝活動（非發行時間）來觀察。夏夢一般每年可以完成兩到四部作品。到了1964年，夏夢一整年裡沒有拍片。1965年末完成《白領麗人》後，拍攝工作再度停頓一年。1966年，當「文革」開始後不久，夏夢欲辭職而被挽留。^⑫

但是，「文革」極左勢力逐漸滲透到電影界，隨後又爆發了「五月風暴」事件，夏夢終於在1967年9月脫離影壇，並悄悄離開香港。1979年，重返電影界後的夏夢，再也沒有以演員的身份出現在電影中。

評價自己在過往電影中的表現時，夏夢常說「自然」是關鍵：

觀眾接受我是因為我自然，不「做戲」。不「做戲」看起來便不會僵硬了。我很relax（放鬆），我relax觀眾亦會看得舒服，我是「以不變應萬變」。^⑬

在香港電影資料館1999年的訪談中，夏夢也有類似的見解，她始終認為自己是「偶像派」，不是好演員，更無法活到老、演到老：

我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好演員，我只是自然，不作狀，可絕對稱不上是一個好演員。好演員嘛，要能演所有角色，我嘛，根本是很局限的。所以我說，年紀大了不能拍。好演員的話，是不應該受年齡限制的，可以拍到幾十歲，當了老太太還可以拍戲。像我這種，是等於歌星的偶像派。偶像派絕對受年齡限制的，到三十歲就要退下來了。好像馮寶寶，可以從五歲演到現在；另外芳芳啦，她們都是好演員。張艾嘉也很好，也是可以一直演下去的演員。^⑭

其實，早在 1982 年，夏夢就曾有這麼一番感嘆：

你看像我這樣的年紀，還能演戲嗎？現在的特寫鏡頭，連一根頭髮般大小的皺紋也攝得一清二楚。古裝戲裡塗脂抹粉，可能會好一些，但是誰愛看你這個「老花旦」呢……你說演中年婦女，這個我也想過，但是戲路不對啊，我雖然是女人，但是缺乏一般中年女人的生活體驗。我很羨慕李香琴，她的生活經驗豐富，演技又好，甚麼角色都能演，演甚麼像甚麼。^⑮

同一篇訪談中，記者接著解釋說夏夢的外形，其實還是適合演三十歲上下女性的，夏夢回答得風趣之餘，也有條不紊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謝謝你，真要請你喝茶了！不過真的按照你的意見的話，就要趕跑全部觀眾了。（笑）我向來有個看法，劇中人和演出者兩者年紀相當最好。否則，寧可年紀小的演年紀大的，不要年紀大的演年紀小的。根據這個看法，你就很容易明白，為甚麼我不能再當演員了。^⑯

從夏夢的作品分析中可看出，夏夢的銀幕形象，以知性中產少婦最多。從演技成熟期的劇情片（如《望夫山下》《新婚第一夜》到《新寡》《關在屋子裡的人》等）中觀察，夏夢的內心戲尤其精彩。她善於把握當時中產女性的感情矛盾，以及在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中所產生的複雜心理變化，對人物的刻畫細緻而深入。至於塑造性格完美或捨生取義的理想化角色（如《絕代佳人》《逆旅風雲》《白領麗人》），夏夢也能拿捏得平和自然。談到喜劇，從《搶新郎》開始，到《甜甜蜜蜜》《夫妻經》等作品，夏夢的表演除了延續民國時期上海都市的節奏和韻味外，其夾著放肆的喜感中，卻是收放得宜的幽默。而越劇電影中，從《三看御妹劉金定》的皇家貴族到《烽火姻緣》的中輻英雄，夏夢巧妙地結合了電影表情和正統戲曲功架，塑造了另一種表演風格。縱橫喜劇、悲劇和戲曲電影，夏夢可以說是揮灑自如，銀幕形象的塑造富有極強的感染力。



◎ 2012年6月，夏夢和筆者合影



2012年6月9日，宴席上，當大家讚頌夏夢當年星光四射，氣質典雅時，夏夢帶著幾許玩笑的語氣說：「現在的明星都是鄰家女孩、鄰家男孩啦！觀眾的口味改變了，大家都喜歡如鄰家孩子般的明星了……」

2012年6月30日，第二次座談時，我打趣地問楊潔怎麼看姐姐的戲。楊潔性格直率，當著姐姐的面就開玩笑說：「我說夏夢的演技並不怎麼樣……也就還可以吧。」楊潔是一副帶著玩笑的不屑，而一旁的夏夢先是望著妹妹點點頭，而後大家都笑了起來。

說到底，夏夢並非戲路最寬廣的演技派，但放在當年的香港「國語影壇」來說，她絕對是最有實力的人氣偶像派，也是偶像指數最高的實力派之一。1963年後急劇減產的趨勢，還有離開電影界的十二個年頭，真的並非夏夢刻意地蹉跎。中斷的流光，一去不返。作為演員時的未了心願，也只能任由杳如黃鶴，無影無蹤。

探夢「青鳥」：監製夏夢

夏夢覺得自己並非當導演的料子，但對她而言，演戲已經不再是「選項」。在夏夢看來，過去做演員相對比較被動，但做監製卻能化被動為主動。她滿懷抱負，有屬於自己的視野和展望，並有了當監製的念頭。因此，夏夢最後沒有回到長城公司，而是得到時任國務院僑辦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志的同意後^{①7}，自組公司搞獨立製片，也就有了後來的「青鳥」和《投奔怒海》。

談到那時自組公司拍片，夏夢認為，這能夠讓自己在決策上擁有更廣闊的伸展空間，拍出既不盲目跟風、也不違背自己藝術良知和品位的作品。以下摘錄一篇採訪中所記錄的夏夢對影片《紅高粱》的看法，可

以更立體地看出夏夢作為製片時權衡商業和藝術的理念取捨和策略：

「黃」(《黃土地》)劇的優點，「紅」(《紅高粱》)劇都具備。在「抓」觀眾感情方面，《紅高粱》更上一層樓，也更商業化。全片攝影和畫面，都給人以美的享受。劇中男女主角做愛，高粱被踏平，然後就拍高粱地，綠葉在風中搖曳晃動，給觀眾留下聯想的意境。因為，這種男女交歡的畫面是含蓄的、東方式的，洋為中用，西方人也會欣賞。

中國電影走向世界，得益於大陸的開放。沒有開放的政策，就沒有《紅高粱》。中國打開國門，編導人員和演員走出去，才能開闊視野，從西方吸取更多有益的東西。電影不是話劇，也不是廣播劇，劇中人不能老是說個不停，嘮嘮叨叨，唯恐觀眾聽不明白。《紅高粱》完全不是這樣，以影像為主，用合乎電影藝術規律的方式拍攝片子，揭示社會生活的內涵。這是一個重大進展。她說：「如果中國電影界仍然關閉大門，老拍歌功頌德的戲，總是一套激勵人心的對白，哪裡會有登上國際影壇的希望！」

夏夢針對人們對《紅高粱》的爭論對記者說，對一部戲如何看，應當允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部戲不可能贏得所有觀眾。有的戲，藝術家、知識分子喜歡；有的戲，工人農民喜歡。這是一種正常現象。我們不能妄自菲薄，中國電影應當走向世界；但中國又是農業社會，也不應當提倡所有片子都不顧一切地走向世界。還應拍一些大陸觀眾喜聞樂見的戲。

夏夢作為製片人，深知電影發行的奧妙。她為《紅高粱》在香港放映出謀劃策：「要吸取《老井》的教訓，切莫在所有影院一齊放映。不瞭解觀眾心理，一般化發行，上座率是不會高的。『紅』劇作



為藝術片，選擇幾個影院放映幾個月，票房價值可能會好得多。」¹⁸

在這樣的使命驅使下，夏夢創辦了「青鳥」。作為製片人，夏夢從題材、導演、劇本和起用新人等各方面積極運籌帷幄。創業之作《投奔怒海》曲折的籌拍歷程、堅定的品質追求，以及後來的空前成功，不僅為其在電影史上寫下傳奇，而且捧出了明星劉德華，也奠定了許鞍華作為著名導演的地位。《似水流年》，夏夢提攜了導演嚴浩。影片對海峽兩岸情感隔閡的刻畫，或許也折射出夏夢自己的家國情思和感懷。這兩部經典，都先後囊括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多個獎項，實至名歸。夏夢後來還一度籌拍兩部作品：張愛玲的《第一爐香》和張賢亮當時極富爭議性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雖然最終未能成事，卻可以看出夏夢作為製片，對於題材選擇的獨到藝術眼光。

「青鳥」翱翔的實踐雖然不長，卻是轟轟烈烈、擲地有聲的。它再次為夏夢的電影事業留下了燦爛光輝的一筆，名留青史。

觀影夢語：夏夢看電影

說到看電影，1940年代，夏夢說自己談不上是個影迷，但是喜歡看電影。1950年代，看電影對夏夢而言，是娛樂，也是功課：「至於看戲，我的喜愛和演戲一樣」¹⁹，「在不拍片的時候，我就去看電影，那是把消遣和學習混在一起的娛樂」²⁰。進入1960年代，在「國語片」、粵語片和外國片中，凡「國語片」夏夢逢戲必看，外國片卻有些選擇；至於粵語片，夏夢也是基本觀眾之一，並認為白燕和吳楚帆演得最好²¹。夏夢曾說：

外國片，主要是看人家的技巧。但並非說外國演員沒有可茲觀摩的，而是他們畢竟是西方人，戲中的人物思想感情，跟我們東方人有距離，同時我最不愛看打打殺殺的片子，因此要有所選擇。至於國語片、粵語片我都要看。好的，可以汲取；不好的，也可以找出為何不好，作為自己拍戲的借鑒。²²

當年，夏夢看過不少歐美電影。問起她少女時代在上海時對哪部電影印象深刻，她首先提到了《出水芙蓉》。夏夢還曾發表過自己對幾部歐美電影的觀後感，其中也評論了柯德莉·夏萍和珍妮花·鍾絲的表演：

近來看過而較有印象的有好幾部，如《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1956）、《紅樓春怨》（*The Barretts of Wimpole Street*，1957）等。我很喜歡 Audrey Hepburn（柯德莉·夏萍），她那種天真而敏感的態度很可愛。但是在《戰爭與和平》中，我覺得她後半部戲沒有前半部好。照理說，經過戰亂和幾次戀愛的變遷，她在性格上的變化應該多一點，不能像影片裡那樣，始終保留著天真的神氣。

Jennifer Jones（珍妮花·鍾絲）在《紅樓春怨》中出色極了，她演的是詩人勃朗寧夫人（女詩人伊麗莎白·巴勒），故事就是她的戀愛史。那是甚麼氣質或風度呢，我也說不出來，但是很喜歡……²³

《春風秋雨》（*Imitation of life*，1959）我看過的，這是一部相當動人的戲，寫黑白種族的歧視問題，很不錯，但也不能算是最好的一部。而《逃獄驚魂》（*The Defiant Ones*，1958），寫黑白人之間的矛盾更成功。²⁴





▶ 1956年夏天，夏夢出席哥羅氏大酒店主辦的法國電影節的歡迎酒會，和法國明星瑪丁·嘉露（今譯瑪蒂妮·卡洛）合影。



▶ 夏夢最欣賞的1950—1960年代的四位西方演員，從左到右依次為：泰倫·鮑華、格力哥利·柏、狄波拉·嘉、英格烈·褒曼。

談到 1950—1960 年代的西方演員，夏夢喜歡的不少，但是談到最欣賞的，有四個名字：英格烈·褒曼、狄波拉·嘉、泰倫·鮑華，還有格力哥利·柏。²⁵ 泰倫·鮑華和格力哥利·柏是當年荷里活銀幕上的紳士型偶像，也是集儒雅、正氣、剛毅為一體的著名演員。至於夏夢欣賞的女明星，無論是憑《寒夜琴挑》和《北非諜影》成名的一代影後英格烈·褒曼，還是因主演《百戰將軍》《金玉盟》《國王與我》著稱的英國籍一代名伶狄波拉·嘉，都和夏夢有著共同的特徵，那就是美麗和知性結合的典範。

美國籍電影學者、著名影評人方保羅曾說：

即使在幾近半個世紀後的今天看夏夢演出的一系列作品，仍然有著某種興奮。最先感到的當然是她的美艷無比。但這還不止，不論她演的是時裝、古裝、戲曲片或戲劇片，都閃耀著銳利的知性。²⁶

1980 年代，夏夢還曾撰寫《原野》影評，透過她的分析，可以看出她的觀影審美和思考：

看了凌子風導演的影片《原野》覺得很好，這部片子給人以清晰的感覺，耐人尋味，印象深刻，看過之後，久久都不會忘懷。

電影不同於話劇，它不受舞台的限制。《原野》的手法，比較注意發揮電影的藝術特點，善於利用銀幕的長處，因此它顯得大膽而活潑。在畫面上，我們可以看到好些廣漠無垠的場面。迷亂的風沙，被吹得東倒西歪的枯枝野草，漫天飛舞的殘花，落葉朦朧的色彩，萬籟的鳴聲，都用電影的特有手法表現出來，這是



用過一番心思的。導演似乎有意用這些現象來襯托出《原野》這個故事的題目。

記得曹禺先生的另外兩部著作，也正是在《日出》和《雷雨》這樣的標題下，展開了動人的故事。所以好些漠漠荒原的鏡頭，我覺得很精彩很值得回味。

至於演員，我覺得楊在葆的仇虎，劉曉慶的金子，都演得很好。角色本身充滿矛盾，有剛有柔，柔剛結合很難掌握，但他們兩人把角色的心理狀態揣摩得很透，所以演來嫻熟自如。愛與恨，怯懦與頑強，都有一種看不見感染力。

我沒有談到有關這個戲的主題思想。我對於這方面的問題，缺乏知識。比如說，這部影片是「反封建主義」的，還是「提倡封建主義的報復主義」的，還是暴露「報復主義」的悲劇——那對不起，我只好交白卷了。²⁷

2012年6月30日，問及夏夢在監製年代看電影的經歷時，夏夢說：「那陣子，我常常一個人去電影院看戲，不喜歡的題材也會看，就是要觀察觀眾的反應。放映到哪些情節或畫面，觀眾有甚麼反應、甚麼情緒，甚麼讓他們離場了？當時這就是我的功課。」

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夢外瑣記：情感雜談

1954年9月30日，年僅22歲的夏夢和洋行職員林葆誠成婚。²⁸婚後一直是安穩美滿，為人稱羨。作為一個事業型女性，夏夢的生活重

心，始終有她醉心的電影事業。1955年，有記者訪問了產後的夏夢，並問及夏夢婚後是否會引退時，夏夢說：「我熱愛電影藝術，今後絕不會離棄水銀燈下的生活，雖然我愛我的丈夫和兒子，但我也同樣深愛著電影藝術啊！」²⁹

而談到林葆誠時，夏夢也曾表示：

比方旁人總愛恭維人家，尤其是對自己追求的對象，可是亞林（林葆誠）就沒有這一套。他直腸直肚，有一句說一句，我就歡喜這樣的性格。比方，我演的戲有甚麼不對的地方，在旁人一定不肯說我演得不好，但是他卻肯老老實實地對我提意見，一點也不加保留。我的衣飾或者化妝，旁人一定說我非常漂亮，但他卻常常魯直地說自己的意見。我發覺到他的確是個老實人，心直口快，往往得罪了人也不知道……³⁰

談到家庭生活時，夏夢曾說：

理想的家庭生活是建立在思想和興趣的一致上，我們雖然職業不同，他在洋行工作，我是一個電影演員，可是我們能夠互相瞭解，不至於因職業不同而影響到我們家庭的寧靜……³¹

貴為影壇一代佳人，夏夢身旁不乏追求者或暗戀者，這也是情理中的事情。迄今為人所知的，有自剖為夏夢終身不娶的、已故的著名導演岑範，再就是家喻戶曉的武俠小說大家——金庸。

▶ 夏夢與丈夫林葆誠



▶ 1954年，金庸與夏夢在研究劇本《不要離開我》。

關於金庸

1956年11月12日，法國製片人亞歷山大·姆努什金、法國電影協會的代表加勞等人，剛從北京參加了法國電影週，要經過香港回國，陳丕士大律師設宴款待。席上，有法國文化參贊、法航駐港總經理、香港《大公報》費彝民、長城公司老總袁仰安、金庸、夏夢、石慧、傅奇和毛妹。^③ 金庸曾經在《大公報》的「三劍樓隨筆」專欄中寫過這次見面的一段趣記：

這是一次很愉快的談話，大家交換了意見，還談到將來合作的計劃，有人向石慧開玩笑說：「怎麼他老是說夏夢，不說石慧呢？」大家都笑了，因為在法文中表示「動人、可愛」等意思的 *Charmant*，聲音就像在叫「夏夢」，幾位法國先生在談話中大讚中國與中國人，所以不斷聽到「夏夢、夏夢」之聲。

金庸單戀夏夢一事，1980年代在香港坊間已有流傳。而到了1990年代，隨著研究金庸作品和人生的深入，似乎這早已是金庸「公開的秘密」。其中，香港專欄作家哈公和台灣作家三毛的說法最常被引用。

這裡僅從我對史料的梳理、理解，主要針對兩點說明一下。第一，金庸為夏夢屈居「長城」一說，與史實不符。夏夢當時已經是成名的大明星，而當時的金庸還不是金庸，也還未開始寫武俠小說。除了以林歡的名字在「長城」當編劇外，他也為《長城畫報》寫影評，還為《大公報》《新晚報》寫專欄。第二，金庸認識夏夢時她已經訂婚或結婚一說，並不成立。當夏夢在1952年夏天開拍第一部古裝片《孽海花》時，就已經討論著《絕代佳人》的劇本，後來交由林歡（即金庸）改編。夏夢和林葆誠的戀愛，始於1953年11月末開鏡的《姐妹曲》。

事實上，夏夢、林葆誠和金庸都是多年的老朋友。2012年6月9日的午宴上，大家從《明報》談到了金庸。夏夢一派從容地說道：「最近沒見過，但不久前打過電話啊（問候金庸），阿May（金庸的現任太太）接聽，不過她（阿May）卻不叫自己查太太，而自稱林小姐……」

2012年6月30日，從《絕代佳人》再聊起了金庸，夏夢和妹妹又相視笑了起來，原來為的是金庸早年的筆名。夏夢說：「姚家的阿姨嘛，金庸在《新晚報》欄目有個筆名就叫姚阿姨……女人的名字！」楊潔接著解釋說：「金庸在《新晚報》那個欄目是讀者的信箱，專門回答生活問題、感情問題的，當時我們都叫他姚阿姨、姚阿姨的。」

2014年4月18日，在夏夢從影六十五週年紀念活動上，有記者問到關於「金庸和夏夢喝咖啡訴衷情」的傳言。夏夢助理劉韜表示，他曾問過夏夢，夏夢說這是根本沒有的事；他也親口問過金庸，金庸也說沒有這回事。³³

關於岑範

2005年3月4日，上海東方文藝頻道專欄《可凡傾聽》訪問了導演朱石麟的高足、著名導演岑範。事業上，岑範成績驕人，《群英會》《借東風》《紅樓夢》和《阿Q正傳》的成功讓他流芳影史。這次訪問中，岑範也首度透露和夏夢的逸事。岑範回憶道：「夏夢的美貌還是其次，她的心地更美，非常善良。有一回，我們幾個人在海裡游泳，我的腳被礁石上的寄生物割了一道大口，鮮血直流。有人打來一盆淡水，夏夢當即蹲下來要給我洗傷口，被我制止了。」

夏夢和岑範在電影方面合作的有《禁婚記》和《門》兩部作品，岑範當時以男配角出現在電影中。而楊潔記憶中，那時的岑範是「性格內向，比較靦腆」。

